



在故宫开年大展 “邂逅”冬奥

新 冬奥 文艺范

投石问陆



几天前那场农历虎年的京城初雪，为红砖碧瓦的紫禁城，披上了一层白色的外衣，也让进行中的开年大展——“何以中国”中华古代文明特展，多了几分神秘感。昨天，由2022北京新闻中心联合故宫博物院举办的“惊喜盲盒”——故宫媒体开放日活动，让记者与这场热门展览近距离接触。

庄严的文华殿内，从全国30家博物馆精选出来的130余件文物，静静地讲述着中国历史上的一段段传奇故事，在北京冬奥会渐入佳境的背景下，特展中的几件“国宝”，也与这场盛会，有着奇妙的缘分。

京 玮 度



▲ 西汉长信宫灯
▼ 何尊 特派记者 萧君玮 摄



西周“制造”的火种台

冬奥会的各个赛场内，“中国加油”的声浪总能让选手充满动力，那么你知道“中国”这个名词最早是在哪里出现的吗？答案是正在特展展出的西周文物——何尊，不仅如此，它还是北京冬奥会火种台的设计灵感来源。

“在何尊内底铸有一百二十二字的铭文，其中有一句‘余其宅兹中国，自兹义民。’这是目前所知‘中国’一词最早的记载。”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副院长李岐如是介绍道。而何尊与冬奥会的“缘分”，则是长信宫灯带出的辐射效应。

“火种灯、火种台和其他相关器物的设计，是个系统工程，风格和特征需要最大程度保持一致性。”李剑叶表示，火种台的设计主旨为“承天载物”，旨在体现出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，大气稳重的何尊，便成了最好的选择。近距离观察不难发现，何尊的主体以雷纹为底，体侧有四道扉棱，散发出浑厚的气息；而其不同部分凸出的各式浮雕纹，则让这尊重器多了几分活力，让人不禁联想起冬奥赛场上众多灵动的身影。

双奥之城的“亲历者”

如果要让冬奥选手选择一个最荣耀，也最期待的瞬间，奖牌挂上脖子的那一刻，一定会得到不少票。本届冬奥会的奖牌自问世以来，便凭借精巧的设计和造型受到好评，很多人或许并不知道，这次奖牌的设计灵感，来自中国古代的代表性器物之一——同心圆玉璧。

距离“何以中国”特展入口不远，展示了一个硕大的同心圆玉璧，这是故宫博物院的代表性馆藏器物之一，展示窗口下方的注释“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”，说明了它的“年岁”，也让人感受到它的“分量”。“玉璧是中华文明的代表器物之一，因此不论在奥运赛场上，还是在故宫博物院的展厅里，它都象征着荣耀。”特展讲解员如是说道。

巧合的是，2008年北京夏奥会的奖牌——“金镶玉”的设计灵感，同样来自玉璧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这个圆圆的器物，不仅是每位冬奥会参赛者都想“挂”上脖子带回家的“香饽饽”，还是向世界宣传中华文化的窗口；它见证了华夏大地几千年的文化变迁，更是中国两次申奥成功，北京成为全球首个“双奥之城”的亲历者与参与者。

特派记者 陆玮鑫 萧君玮
(本报北京今日电)

“源起”西汉的火种灯

去年10月，北京冬奥会的火种历经长途跋涉，从希腊顺利抵达京城，正式宣告冬奥盛会进入倒计时。在公众面前“亮相”的那一刻，除了神圣的火种，造型别致的火种灯同样备受瞩目，而这个火种灯的“原型”正是本次特展中的一大“重器”——西汉长信宫灯。

长信宫灯于1968年在保定出土，灯高48厘米，通体鎏金。灯上刻有9处铭文，共计65字，灯名则源自底部的铭文“长信尚浴”。北京冬奥会火炬设计者李剑叶早前谈及灵感来源时透露：“将火种灯如此设计，是希望借‘长信’之义，表达人们对光明和希望的追求。”

走进特展的中心区域，轻巧华丽的长信宫灯立刻映入眼帘。只见一位跪地的宫女左手扶着内有灯芯的灯盘，右臂高高举起，垂下的袖管恰好起到灯罩的作用，这确保了宫灯点燃时，室内空气的清洁，其典雅又不失活泼的气质，则刚好与圣洁珍贵的冬奥火种相呼应，也将中国古代工艺的巧夺天工与现代奥运不断进步的目标巧妙结合。



图 新华社



扫码看视频

新 冬奥 · 特写

羽生结弦 不会退役，继续挑战

七次鞠躬，无数声感谢。昨天下午，日本花滑选手羽生结弦在主媒体中心召开个人新闻发布会，亲口澄清退役传闻。“虽然不知道还能不能参加奥运会，但我还将继续努力下去。”面对记者，羽生如是说。

8年前的2月14日，当时未满20岁的羽生结弦在俄罗斯索契首获冬奥金牌。8年后的这一天，他在北京冬奥会主媒体中心“立春厅”举行发布会。这也是北京冬奥会为数不多的一个人的发布会。

此前日本奥委会宣布羽生结弦将召开发布会时，不少人猜测他将宣布退役，但日本奥委会解释称，此举是因为此前媒体向羽生结弦提出大量问题，需要集中回应。

在发布会上，多次感谢北京冬奥会的安排，羽生结弦动情回忆，自己之所以在赛后亲吻冰面，是想“感谢这块冰面。我想到这可能是自己在这块冰面上最后一次表演，由衷感谢制冰团队”。参加北京冬奥会，羽生结弦收到中国粉丝两万多封信件和礼物，以及志愿者的欢迎，这让他“感受到中国粉丝的热爱，在这样的氛围中表演，我觉得非常高兴”。

两度尝试4A，结果却不尽完美。在昨天的发布会上，羽生结弦首次透露，自己其实是在巨大伤痛的困扰下，参加本次冬奥会的。“我吃了许许多多止痛片，但还是没有办法。”打着封闭站上最后自由滑的赛场，如今回忆，羽生腼腆地笑出声，“我觉得，那一刻就是我跳得最好的

4A，(对那个动作)我很满意。”就在昨天上午，羽生结弦还现身首都体育馆训练馆。被问到为什么会想再次上冰训练时，他坦言其实自己不适合继续滑冰，“但真的很热爱，之后我还要滑很久……每个人每天都在面临挑战，4A是个挑战，参加这届冬奥会是个挑战。我享受并珍惜花滑的每一刻，我会将花滑进行到底。”

没有将卫冕失利作为放弃的理由，羽生结弦甚至还透露，自己依然期待下一届冬奥会，“对于花滑运动员来说，冬奥会是与众不同的平台。但我还是希望能再次站在冬奥会的舞台上。”如此坚持，如此执着，他说，“我我为我是羽生结弦而自豪。”

特派记者 厉再苒(本报北京今日电)



图 新华社